



杨柳青古版年画《新年多吉庆 全家乐安然》《过年书》插图



年画红鱼



《过年书》插图

专访冯骥才——

# 人间的美好期许，汇成年的主题

本报记者 张鹏禹

“过年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最大的节日。每逢过年，人们会不自觉地把阳历换成阴历，平地里积攒的生活劲头也会在这时全部释放出来。旧时，即使再穷的人家，也要炖一锅肉，备两瓶酒，请人用红纸写些吉祥话儿粘贴在门板上；姑娘们会买上三尺红头绳，小小子则会放一挂小钢鞭。对于含蓄又温厚的中国人来说，每一次过年，都是民族情感的一次总爆发与加深。”这是冯骥才笔下的春节。

2024年底,中国申报的“春节——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”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作为申遗发起人之一，冯骥才编写了《过年书》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该书收录了作者《过年》《花脸》《春节八事》等50余篇关于春节的文章和访谈，并配以30余张彩图，从春节回忆、春节习俗、民俗保护，到对春节的展望，全面阐述了春节的文化内涵。丙午春节即将到来，围绕《过年书》，本报记者对冯骥才进行了采访。

问：作为文化学者，首先请您谈谈我们春节文化的由来，以及春节为什么在中国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和影响力？

答：春节源自农耕生活。在漫长的农耕时代，生活依从生产，生产依从大自然的四季。大自然新一轮四季的来临，也是人间新一轮生产与生活的开始。于是，当一年一度冬去春来的节点——“年”到来时，就分外重要了。人们自然要把对新一年生产和生活的极致的向往——五谷丰登和金玉满堂，全放在对年的祝愿里，这成为过年巨大的精神驱动力。

同时，所有人间美好的期许：幸福、平安、健康、团圆、兴旺，也都一拥而来，汇成年的主题。人们表达这种对生活的向往与盛情所采用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民俗，大到民间灶火

和庙会，小到一枚巴掌大、美丽、鲜亮的窗花。然而，由于中国各地的山川不同，地域多样，风物迥异，各地的年俗自具风采。每一处灶火都具有自己的特色，每一枚剪纸都带着自己地域的风情与传说。而春节又是我国时间最长的节日，始于祭灶，止于灯节，中间排满了各种内容的民俗活动。

大多数非遗的传承人是少数身怀绝技的传承者，春节的传承人却是全体中华儿女。而一代代中国人不仅仅是年文化的传承人，还是年文化的创造者。全民过大年，一贯而下数千年，会是多大的文化创造力？因此，我们年文化才如此强大、深厚、灿烂、魅力无穷。可以说，我国最大的物质文化遗产是万里长城，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春节。

当春节习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，一定会给人类的文明大大增添奇光异彩和多样性，同时也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“走出去”打开一条宽展的大道；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春节、好奇春节、参与春节。

问：对生活的美好期待如何在春节文化中呈现？

答：在过年的时候，生活被理想化了，理想也被生活化了。这生活与迷人的理想混合一起，便有了年的意味。年，实际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，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。无论衣着住行，言语行为，生活的一切，无不充盈着年的内容、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。

且不说鞭炮、春联、福字、年画、吊钱、年糕、糖瓜、元宵、空竹、灯谜、花会、祭祖、拜年、压岁钱、聚宝盆等，这些年的专有的物事，单说饺子，它原本是日常食品，到了年节，却非比寻常。从包饺子“捏小人嘴”到吃“团圆饺子”，都深深浸染了年的理想与年的心理。瓶子表示平安，金鱼表示富裕，瓜蔓表示

绵延，桃子表示长寿，马蜂与猴表示封侯，鸡与菊花都表示吉利吉祥……生活中的一切形象，都用来图解理想。生活敷染了理想，顿时闪闪发光。

问：在您眼里，中国人过年的仪式感有哪些独特性？

答：年轻人现在爱讲一个词：仪式感。春节有没有仪式感？这是我近来思考的问题。

有人认为我们的春节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玩玩乐乐，大年三十晚上摆上一桌团圆宴、吃一顿饺子、再看看春晚而已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我们的春节原本是有很强的仪式感的，但如今传统的仪式感有些被我们遗忘了。

我们传统的年是一种生活节日，支撑它的是传统民俗。但我们传统的年俗，并非可有可无，而是有着很严格的程序。比如在年的筹备上就有一整套要求。再比如，吃年夜饭之前必须祭祖，祭拜“天地君亲师”，以焚香磕头的方式，向大自然、祖先、师长以及生命的延传表达感恩与敬畏之情。

我曾经写文章回忆自己童年祭祖时的恭敬严肃，祭祖的先后要遵循祖父、父亲再到我的序列，以表达一代代传承有序，心中自小便自然形成了对“天地君亲师”的敬畏之心。祭祖之后是阖家团圆，今天我们把它看作是一顿团圆饭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一个家庭一年一度地把家庭的人气凝聚起来，和谐相助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。而且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凝聚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民族凝聚力的根本。

问：“春节——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”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，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对春节文化产生了兴趣。您认为外国朋友如何走近春节文化？

答：外国朋友想了解春节，难

吗？不难。春节是民俗节日，完全不用听人讲什么是春节，只要能有机会和中国人过几天春节，参与其中，就会深切地感受到春节的魅力、炽烈与温馨。

比如中国人为什么非要在除夕这天赶回家，回到父母身旁，回到家人中间；为什么分外在乎“家”，非要在此时此刻合家欢聚；为什么饺子是除夕餐桌上的主角；为什么全家要一起守岁；为什么除夕夜晚不熄灯，让灯光照亮屋中每个角落；为什么小孩不能哭；为什么压岁钱必不可少；为什么过年要穿新衣裳；为什么“福”字在此时分外耀眼夺目；为什么满口吉祥话，为什么到处是取其谐音的吉祥图案；为什么所有颜色中，大红色成了年的标志色……一代代中国人就是从这些民俗里知道春节的，因而一进入春节，就掉进了气息浓烈的年文化的酒缸里。

没有任何节日像春节一样包含中国人那么多精神、心理、追求、性情、偏爱，因而春节能讲好中国故事；外国朋友会从中知道中国人人格外重视亲情、分外孝敬父母，会了解到中国人生活中的理想究竟是什么，恪守怎样的道德，还会感受到传统中古老的、淳朴的、美好的价值观。



## 构建红楼探佚学学术体系

——读梁归智《红楼梦探佚（增订纪念版）》

苗怀明

立的一个前提，也是众多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。从《红楼梦》面世以来，有关八十回之后人物结局的记载颇多，但真正从学术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，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，代表著作有梁归智的《石头记探佚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）、蔡义江的《论红楼梦佚稿》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）等。如果从一门学科构建的角度来看，梁归智教授是开创者之一。

《石头记探佚》出版后的30多年间，他一直在这一领域精耕细作，其探佚专著先后出了五版，书名改为《红楼梦探佚》，篇幅从原先的二十余篇拓展到如今的六七十篇，内容分为“考论编”和“思理编”两部分。这不是简单的重印，而是不断深化，代表着其探佚研究的不断进步和成熟。

所谓红楼探佚学的学术体系，主要包括如下两个层面：一是考证，通过作品的伏笔和脂砚斋等人评点透露的信息，勾勒出八十回之后家族、人物结局命运的整体图景，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完成《红楼梦》。这是探佚学研究，与续书创作的不同之处，尽管两者的目的都是致力于《红楼梦》的完

整。这是探佚的基础工作，相当于对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做一个总结。在考论编中，梁归智对主要人物如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等的命运归宿进行详尽探讨，对一些小人物如贾芸、小红、柳湘莲、卫若兰等也进行考索，前者关注度高，后者同样重要，写小人物是《红楼梦》塑造人物的特色之一，将该书对小人物的考索与梁归智另一部著作《红楼小人物》放在一起阅读，对《红楼梦》人物塑造艺术及人物的探佚会有更深的理解。

二是思理。还原《红楼梦》家族人物的命运结局，这只是第一步工作，更为重要的是挖掘背后蕴藏的文心。所谓文心，是指曹雪芹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思想和才华。伏笔、批点透露的信息是有限的，更多的需要根据曹雪芹的意图去还原。因而探佚学不是猜谜，这和当下人们谈论较多的索隐迥然不同，它是建立在文本基础上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深入理解。梁归智认为，探佚的本质是美学，笔者深为赞同。美学层面的探讨体现着探佚的深度，这也是梁归智对探佚学的突出贡献，有了这个层面，探佚学才可以与曹雪芹、版本学、脂学建立深度的连接，构成一个完整的红学体系；

有了这个层面，探佚才能成为“学”。

探佚是红学特有的一个分支，也是一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学问。将红学研究纳入中国本土的话语体系中，是梁归智的学术追求。这不仅体现在其探佚研究上，也体现在其整体的红学研究和其他小说、诗文的研究中。比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受时代文化思潮影响，他对红楼人物的反叛思想给予较多的肯定和强调，后来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，他更多关注红楼人物与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关联。通过前后五个版本的修订，可以看到梁归智治学的演进过程，可以看到其探佚研究逐步系统深入的过程，更可以看到他执着求索的精神。

《红楼梦探佚（增订纪念版）》是梁归智红学探佚研究的一个总结，也是红楼探佚学的集大成之作。笔者作为梁归智的好友，看到该书出版，感到非常欣慰。写这篇小文既是在谈红楼探佚这个学术话题，更是对故友怀念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不朽的传世经典，梁归智的红学著作则是红学研究的经典。这本书在数十年间再版多次，说明它深受学界和读者欢迎，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。（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当自诩为“家乡宝”的人翻开描写云南的文字，内心总会带着几分警惕，生怕又陷入那些千篇一律的“风花雪月”和“人间天堂”的轻浅叙事。然而，当目光落在《滇行记》（云南人民出版社）的纸页上，逐渐被作者斯雄生动细腻的笔触吸引，一口气畅快读完了全书，感慨这真是一部记录云南山水人文的用心之作。

《滇行记》用外乡人视角，捕捉云南的特有风情。月光下汩汩流淌的小河，细雨中泥土与菌菇的芬芳，山野间苍翠的古茶树以及云雾中静谧的乡村……这些看似平常的场景，在作者笔下充满了诗意。作者凭借记者的敏锐洞察力，以旁观者视角，精准捕捉到了那些被云南本地人习以为常、却恰恰构成这片土地独特肌理的生动细节。

云南地处西南一隅，在许多人心目中是神秘而遥远的存在。作者并未被这种固有认知所束缚，而是以文化学者的态度，深入探寻这片土地的别样风采。在书中，“多元”并非刻意营造的景观，而是云南人生存的自然状态；“慢”并非低效，“简单”并非匮乏，“融合”并非混乱，这些观点在书中不时闪现，让《滇行记》不仅是一部旅途散记，更成为一部捕捉云南风情的采风集。

《滇行记》在与自然相处中，感悟云南人的生命智慧。书中描绘的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：聊到茶树的病虫害，一位茶厂主人轻描淡写，言语间透着禅意：“古茶林大约每10年会有一次病虫害，倒也不必过于担心，毕竟古茶林既是我们的，也是虫子的，虫子也得有吃的，大家都要过日子。”这种与自然共生的生态观念，早已深深融入云南人的血液，是他们不言自明的常识。而对外乡人来说，这种将自然规律内化为生活观念的感知方式，无疑还有些新奇，正需要斯雄为我们写出来。

《景迈山的“螃蟹脚”》《冰岛见闻》两个篇章中，作者对云南茶的偏爱随处可见。螃蟹脚，一种寄生在古老乔木上的微小生物，它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，因此也成为景迈山生态良好的显著标志。作者感慨：“见识了景迈山的螃蟹脚，的确见证了活态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与奇妙。”《冰岛见闻》中，作者写茶农不仅卖知名度高的“冰岛五寨”茶，更极力把目前还不知名的小山头推出来，试图把各产区的知名度做大，让大家看到自己村寨的名字都出现在茶品的包装上。这种既质朴又有远见做法，生动地展现了云南人醇厚温良的品性。

《滇行记》在亲历见闻的讲述中，构筑起云南民族交融的底色。民族交融的日常实践构成了云南社会的底色。“普者黑”是彝语的音译，意思是“鱼虾聚集的地方”。书里写道：“我们先去青龙山码头坐船。放眼望去，山峦起伏，峡谷纵横，湿地连比，除了远远成片的荷叶荷花，就属点缀其间的孤峰、峰林、峰丛、石芽最抢眼。”跟随作者的视线，我们感受到这片“鱼虾满舱的湖泊”以水的灵动与山的沉默，编织出壮乡苗寨最本真的生活诗篇。而离普者黑村不远处，是仙人洞村改造复旧的民居。随着旅

## 《滇行记》——在行走中记录鲜活的云南

陈晨梁爽



游业发展，彝族撒尼人保护本民族文化的热情大大提高，村民们恢复了黄墙土瓦的村庄古风，保留了带有传统特色的“仙人洞”，成为“活的撒尼人博物馆”。居住在这里的人们，正用行动诠释着对民族文化的珍视。

昨夜还在瑞丽江边听着熟悉的旋律，转身又到大理弥渡唱起《小河淌水》，当深入独龙江的原始峡谷，还能一边喝着峡啦酒，一边听纹面奶奶在雪山下哼起古老的歌谣，这种民族交融的和谐与质朴，让人对这片神奇的土地愈发迷恋。

《滇行记》，一本在行走中仔细记录云南点滴的书，它让人懂得，文化的魅力往往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褶皱中，等待着一双敏锐而开放的眼睛去发现；也让人明白，想要理解一个地方，不仅要要看它的风景名胜，更要看它的村庄、它的人情，看它如何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与这片土地达成和解。这或许正是云南最宝贵的馈赠——一种在多元中达致和谐、在差异中创造共生的智慧。正如作者所说：云南人的脸上始终写满了淡定和放松，毫无抱怨，且无一例外地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《海岸线呼吸》：呈现海岸线生态之美

本报电（记者张鹏禹）近日，由文艺报社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肖辉跃长篇散文《海岸线呼吸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

肖辉跃是长沙本土作家、新文艺群体及新大众文艺代表人物，其新作《海岸线呼吸》聚焦中国数万公里绵长的海岸线，系统记录栖息于沿海湿地滩涂种类丰富的鸟类，反映生态保护和治理成就。为创作此书，作者足迹遍布11个沿海省份的100多处湿地，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考察，如今能精准辨识900多种鸟类。

作者岳培元表示，《同舟》是他对故乡的致敬之作：“我对故乡

与会专家认为，《海岸线呼吸》聚焦海岸线生态，关注人类发展同野生动物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，以充满温度的叙事，将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动故事，为生态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。

肖辉跃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十年的创作历程。她表示，海岸线上的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鸟鸣，这部作品是对自然生命的礼赞，也是对生态文明的文学回应。未来自己将继续深入生活一线，用文字记录美丽中国的生态变迁。

《同舟》：聚焦新型农民奋斗历程

本报电（曹晶）近日，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忽培元长篇小说《同舟》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

作为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入选作品，《同舟》讲述了拥有600年历史的古村同舟村十年来发生的沧桑巨变，刻画了以赵志强为代表的新型农民群体的奋斗足迹与心路历程。

作者忽培元表示，《同舟》是他对故乡的致敬之作：“我对故乡

